

徐復觀教授〈韓詩外傳的研究〉手稿整理劄記

陳惠美*、謝鶯興**

前言

〈韓詩外傳的研究〉是《兩漢思想卷三》的第一篇，現有兩件手稿的留存，一篇是徐教授親筆，一篇是由他人代抄，各件的首頁都有題字，暫依親筆、代抄及首頁題字的內容，分其撰寫的先後次序。

第一件手稿的首頁題「韓詩外傳之研究初稿已發表」，第二頁右側題「名俠先生：得暇時請按過去方式□（編？）成兩份爲盼。復觀上 七、二五」。只是目前尙未查得見於哪份刊物，以及發表的確實年代。參考第二件手稿所署日期，至遲已在 1968 年 7 月 25 日前發表了。

第二件手稿首頁右側題「殿爵兄：十二、九教敬惠。先奉上此稿，望在稿上批註尊見，望勿稍存顧慮。另稿尙須校閱一次，但目前忙於他事，孟子見梁惠王之爭議，已遵□在台灣版中改正，並將相關年歲，皆以次修改。弟觀上 五七、十二、十五」等字。隔行下側細字題「送囑將意見注上以供參考，並改正若干錯字。弟殿爵一、二」。

徐教授此處署「五七、十二、十五」，參酌〈劉向《新序》《說苑》的研究〉稿紙右側欄外徐教授的題字，署「七五、十二、十七」，兩篇文章拜託劉教授「批註尊見」的時間差了十八年，似有問題。

1960 年 2 月起，徐教授利用東海大學休假一年的機會，赴日旅行，曾發表一系列「東京旅行通訊」。在 5 月 20 日從日本京都致信屈萬里教授，表示他對日本學界每每提及屈先生的成就，提到「有劉君殿爵者，在倫敦大學教書十年，此次亦來京大研究」。¹

據何志華〈研忠精微學術典範—劉殿爵教授生平概述〉，²劉教授是 1921 年出生，曾在倫敦亞非學院執教二十八年。從 1960 年在日本碰面，顯示兩人結識頗早。

* 僑光科技大學生活創意設計系副教授。

** 東海大學圖書館退休館員。

¹ 參見謝鶯興編：《徐復觀教授年表初編》（臺中：東海圖書館，2017 年 6 月），頁 52。

² 見《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二十卷第二期「學界消息」（2010 年 6 月），頁 223-227。

就常理來說，若是以西元計算，前者「五七、十二、十五」則劉教授為三十六歲，兩人尚未謀面，是否有可能被拜託「批註尊見」？若是以民國計年，此時劉教授為四十六歲，徐教授還在東海執教。且後者的「七五、十二、十七」，則年代就不能相符，因徐教授於七十一年病逝於臺大醫院，則此應為西元計年。

據此推測，前者的「五七、十二、十五」應是「七五、十二、十五」的筆誤，也接近「孟子見梁惠王之爭議，已遵□在臺灣版中改正」的說法。

在進行兩篇手稿整理時，兩件手稿間已見不少文字的差異，再對照彙編為《卷三》時，文字也見修改。整體而言，約可從：一、章節標題的差異；二、各節文字間的差異；三、劉殿爵先生的意見。等三方面略述於下。

一、章節標題的差異

關於章節標題的差異，先表列於下：

手稿一	手稿二	專書
一、中國思想表達的另一方式	一、中國思想表達的另一方式	一、中國思想表達的另一方式
二、韓嬰及詩教與詩傳的問題	二、韓嬰及詩教與詩傳的問題	二、韓嬰及詩教與詩傳的問題
三、由《韓詩傳》考查各家詩說的根源	三、由《韓詩傳》考查各家詩說的根源	三、由《韓詩傳》考查各家詩說的根源
四、《韓詩傳》所關涉到的其他典籍	四、《韓詩傳》所關涉到的其他典籍	四、《韓詩傳》所關涉到的其他典籍
五、《韓詩傳》中的基本思想及其與諸家的關涉	五、《韓詩傳》中的基本思想及其與諸家的關涉	五、《韓詩傳》中的基本思想及其與諸家的關涉
六、《韓詩傳》中特出的問題	六、《韓詩傳》中特出的問題	六、《韓詩傳》中特出的問題
(1)士的問題的〔出現〕	(1)士的問題的〔出現〕	(1)士的問題的〔突出〕
(2)「士節」〔士的人格〕的強調	(2)「士節」〔士的人格〕的強調	(2)「士節」的強調
		(3)〔養親〕及君親

(3)〔事親問題〕及 君親間的矛盾 〔3.〕婦女地位的被 重視	(3)〔事親的問題〕 及君親間的矛盾 〔3.〕婦女地位的被 重視	間的矛盾 〔(4)〕婦女地位的 被重視
--	---	-------------------------------

很明顯地看出，第一節至第六節的大標題都沒有差異，僅在第六節細分為四個小單元標題及序號有別。其中第四單元的序號「3.」與「(4)」應是撰稿時的筆誤。

至於兩件手稿的「出現」，專書修改成「突出」，將單純是「問題的出現」，改成「問題的突出」，看似一字之差，一是平鋪直敘問題，一是顯示問題的尖銳，在平淡的社會中「突出」此一問題，其用意是有很大的差別。

手稿原有的「士的人格」，與前文的「士節」一詞，用意似有重複，專書中刪除。

手稿原作「事親的問題」，專書修改成「養親」，不僅字數不同，所指的意義也略有不同，「事親」乃「事奉親長」，有服侍周到之意；「養親」指「奉養親長」，有回報親長將自己從小養育成人的恩德，係「孝道」的表現。

二、各節文字的差異

兩件手稿間文字的修改而產生的差異（即文字的增刪產生的差異），有一、兩字的修改，也有數十字的修改；再與收入時專書的內文對照時，仍有再度修改的現象。同時，也可以看到手稿二原係謄錄自手稿一的文字，又經塗改，而和專書內文相同的情形。茲分：手稿與專書間文字差異；手稿二原本沿用手稿一的內文，再經塗改後，成為與專書內文相同的兩類。

（一）手稿和專書文字的差異

手稿與專書文字的差異，有手稿二修改手稿一的原文，但專書仍沿用，如：第一節「中國思想表達的另一方式」的第一段（「由先秦以及西漢」段）

由先秦以及西漢，思想家表達自己的思想，概略言之，有兩種方式。

一種方式，或者可以說是屬於《論語》、《老子》的系統。把自己的〔思想〕，主要用自己的語言表達出來……。

符號內的「思想」二字，為手稿一的文字，手稿二則增字成為「思想、要求」四字，而收入專書時又改回「思想」二字。

同節的第三段（「董仲舒《春秋繁露·俞序》第十七」段），引述司馬遷《史記·自序》的：

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

符號內的「而已矣」三字，見於兩件手稿，但專書改為「而已矣」，「已」、「己」二字容易混見，或為專書的手民誤植。同段中談論「史學家」和「哲學家」使用的語言，提出：

歷史家的〔語言〕，則是憑具體的歷史故事，以說向〔具體的人〕。

第一個符號的「語言」二字，手稿一原作「具體語言」四字，手稿二原本沿用，但再塗改為「語言」二字，屬於本單元所要談的第二類的性質。第二個符號「具體的人」，兩件手稿都原作「具體地人」，雖僅是「的」、「地」二字的不同，仍可看出徐教授對於用字的謹慎。

以上所列舉的文字差異，偏向於幾個字的不同。接下來列舉差異在十字以上的部份。

1.見於第一節「中國思想表達的另一方式」

第一節文字差異最大的部份，見於第一段（「由先秦以及西漢」段）中：

手稿一	手稿二	專書
由先秦以及西漢，思想家表達自己的思想，概略言之，有兩種方式。一種方式，或者可以說是屬於《論語》、《老子》的系統。把自己的〔思想〕，	由先秦以及西漢，思想家表達自己的思想，概略言之，有兩種方式。一種方式，或者可以說是屬於《論語》、《老子》的系統。把自己的〔思想、要求〕，	由先秦以及西漢，思想家表達自己的思想，概略言之，有兩種方式。一種方式，或者可以說是屬於《論語》、《老子》的系統。把自己的〔思想〕，

<p>主要用自己的語言表達出來， 【而自己語言的根據，常把自己的體認與觀察所得的說明。或且由體認或思辨而上求之於天，求之於道，以作理論後面的根據，</p> <p>這是最常見的諸子百家的用作思想表達的主要方式】。</p>	<p>主要用自己的語言表達出來， 【賦予以概念性的說明。</p> <p>這是最常見的諸子百家所用的〔表達的方式〕】。</p>	<p>主要用自己的語言表達出來， 【賦予以概念性的說明。</p> <p>這是最常見的諸子百家所用的〔方式〕】。</p>
---	--	---

上列第一個符號的「思想」與「思想、要求」的差異，本單元的首段已經談過。第二個符號中，手稿一原作「而自己語言的根據……這是最常見的諸子百家的用作思想表達的主要方式」等 72 字，手稿二刪改成「賦予以概念性的說明，這是最常見的諸子百家所用的〔表達的方式〕」等 27 字，即刪除「自己語言的根據，常把自己的體認與觀察所得的說明」等字說明性的見解。專書又將手稿二的「表達的方式」五字，省略成「方式」二字，是屬於文字精簡的思考用法。

2.見於第三節「由《韓詩傳》考查各家詩說的根源」

第三節文字差異大的共有三處，都在第一大段（「皮錫瑞《經學通論》二『論《詩》有正義有旁義，即古義亦未可盡信』條」）。先引《韓詩傳》卷一談論，接著再引《列女傳》，於此條內文之後，進行推測，

手稿一	手稿二	專書
<p>【以其材料互相參證，】 意者〈詩序〉與三家所本者，亦為同一根源；毛公在此同一根源上作了刪節【修潤】的工作，以成今日所能看到的〈詩序〉。推</p>	<p>意者〈詩序〉與三家所本者，亦為同一根源；毛公在此同一根源上作了刪節【修潤】的工作，以成今日所能看到的〈詩序〉。推</p>	<p>意者〈詩序〉與三家所本者，亦為同一根源；毛公在此同一根源上作了刪節【修飾】的工作，以成今日所能看到的〈詩序〉。推〈詩序〉之所自</p>

<p>〈詩序〉之所自來，一定說是出于子夏，本可啓後人之疑。但在戰國中期前後，孔門後學，集錄孔門言詩者以爲傳，有如傳《禮》，傳《易》的情形，而爲三家及《毛詩》所共同祖述，應當是合理的。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對三家詩既妄分門戶；引【劉向著及】《新序》《說苑》【等作涉及詩者】</p> <p>，以屬於魯詩。</p>	<p>〈詩序〉之所自來，一定說是出于子夏，本可啓後人之疑。但在戰國中期前後，孔門後學，集錄孔門言詩者以爲傳，有如傳《禮》，傳《易》的情形，而爲三家及《毛詩》所共同祖述，應當是合理的。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對三家詩既妄分門戶；引【劉向著之】《新序》《說苑》【《列女傳》及與詩有關之文字】</p> <p>，以屬於魯詩。</p>	<p>來，一定說是出于子夏，本可啓後人之疑。但在戰國中期前後，孔門後學，集錄孔門言詩者以爲傳，有如傳《禮》，傳《易》的情形，而爲三家及《毛詩》所共同祖述，應當是合理的。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對三家詩既妄分門戶；引【劉向所著】</p> <p>《新序》《說苑》【《列女傳》及其他文字引用及詩的】</p> <p>，以屬於魯詩。</p>
---	--	---

上列共有四處的差異，手稿一的第一處「以其材料互相參證」八字，在手稿二及專書之中，都被刪省掉。第二處的「修潤」和「修飾」的一字修改，意義未變；第三處的「劉向著及」，是指著錄到這件事，「劉向著之」，是指著錄了這件事，「劉向所著」，有強調劉向著作中的著錄，三者的意義略有不同。

手稿一在第四處的「等作涉及詩者」，僅列出二本書名；手稿二不僅列出第三本書名，以及詩的「文字」：「《列女傳》及與詩有關之文字」；專書沿用手稿二的列出第三本書名，並將「與詩有關之文字」改成「其他文字引用及詩的」：「《列女傳》及其他文字引用及詩的」，亦即擴大了所要論述的範圍。

同大段，又在引《列女傳》（卷二）內文之後，說：

手稿一	手稿二	專書
<p>上一段，《孔叢子·論書》第二及《尚書大傳》，皆謂孔子與子夏所言者乃讀《書》（《尚書》）的情</p>	<p>上一段，《孔叢子·論書》第二及《尚書大傳》，皆謂孔子與子夏所言者乃讀《書》（《尚書》）的情</p>	<p>上一段，《孔叢子·論書》第二及《尚書大傳》，皆謂孔子與子夏所言者乃讀《書》（《尚書》）的情</p>

<p>形；《韓傳》除文字有異同外，多出「《詩》曰」「顏淵曰」數句。就內容言，</p> <p>【雖〔以言書爲切〕，但就子夏</p> <p>〔述其因有所得的〕生命昇華狀態而言，〔則又以讀詩者〕爲切。蓋各有傳承，〔并〕非】</p> <p>《韓詩》襲《孔叢子》而加以竄改。</p>	<p>形；《韓傳》除文字有異同外，多出「《詩》曰」「顏淵曰」數句。就內容言，</p> <p>【雖〔以言書爲切〕，但就子夏</p> <p>〔自述其因自得而〕生命昇華狀態而言，〔又似以言詩〕爲切。蓋各有傳承，〔并〕非】</p> <p>《韓詩》襲《孔叢子》而加以竄改。</p>	<p>形；《韓傳》除文字有異同外，多出「《詩》曰」「顏淵曰」數句。就內容言，</p> <p>【雖〔言書言詩，皆無不可〕，但就子夏</p> <p>〔自述其因有所得而〕生命昇華的狀態言，〔則以言詩〕爲切。蓋各有傳承，〔並〕非】</p> <p>《韓詩》襲《孔叢子》而加以竄改。</p>
--	---	---

手稿一的符號內「雖以言書爲切……蓋各有傳承，并非」的四十字，經手稿二的修改成三十九字，專書又增改成四十二字，雖字數僅增刪修改幾個字，專書將手稿二的「以言書爲切」五字，增改爲「言書言詩，皆無不可」八字，增入「言詩」二字，與手稿一的「以讀詩者」或手稿二的「以言詩」緊接的「爲切」二字，是相呼應且更有著落。

同段接著又引（《列女傳》）卷五內文之後，說：

手稿一	手稿二	專書
<p>按此處所述，由表至裏，盡其精微的詩教之一例。</p> <p>〈【史記·儒林列傳·序】〉</p> <p>謂「周室衰而〈關雎〉作」，揚雄《法言·孝至篇》「周康之時，</p> <p>【〈關雎〉作乎上，傷始亂也】。」</p>	<p>按此處所述，由表至裏，盡其精微的詩教之一例。</p> <p>〈【儒林列傳·序】〉</p> <p>謂「周室衰而〈關雎〉作」，揚雄《法言·孝至篇》「周康之時，</p> <p>【〈關雎〉作乎上，傷始亂也】。」</p>	<p>按此處所述，由表至裏，盡其精微的詩教之一例。</p> <p>〈【儒林列傳·序】〉</p> <p>謂「周室衰而〈關雎〉作」，揚雄《法言·孝至篇》「周康之時，</p> <p>【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p>

上列兩個符號中的文字，第一個符號，手稿一原列的書名《史記》二字被刪省，對於讀者而言，乍看之下是否立即能掌握其出處？第二個符號

中，兩件手稿的「〈關雎〉作乎上，傷始亂也」，專書改爲「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則符合《法言·孝至篇》的原文。

3.見於第四節「《韓詩傳》所關涉到的其他典籍」

第四節中文字差異較大的，見於第三段（「其次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段）：

手稿一	手稿二	專書
其次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韓詩傳》中兩引《左傳》（註九），【三引】《公羊》（【註十】），兩引《穀梁》（【註十一】）。至文字上的出入，【因竹簡】繁重，不便檢閱，乃漢人引書常例。	其次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韓詩傳》中兩引《左傳》（註九），【三引】《公羊》，兩引《穀梁》（【註十一】）。至文字上的出入，【亦因竹簡】繁重，不便檢閱，乃漢人引書常例。 【由此可知《春秋》三傳，在漢初皆自由〔流通，自由傳習〕，毫無家法的限制。】	其次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韓詩傳》中兩引《左傳》（註九），【兩引】《公羊》（【註一〇】），兩引《穀梁》（【註十一】）。至文字上的出入，【因竹簡】繁重，不便檢閱，乃漢人引書常例。 【由此可知《春秋》三傳，在漢初皆自由〔傳習〕，毫無家法的限制。】

上列五個符號內的差異，兩處是屬於附註序號標示的不同，一處是引文計算次數的不同，一處是增入一字的差異，影響不大，姑不討論。

第五處，手稿二增入「由此可知《春秋》三傳，在漢初皆自由〔流通，自由傳習〕，毫無家法的限制」，爲手稿一所無，是小結上文談論《韓詩傳》引用《左傳》、《公羊》、《穀梁》文字的說明，「在漢初」，亦即未立五經博士之前，是「無家法的限制」，專書則將「自由流通，自由傳習」八字，刪省爲「自由傳習」，至於「自由流通」四字，是否考量到「竹簡繁重」，也非常人可以得到和典藏，流通方面自然出現問題而捨棄。

4.見於第五節「《韓詩傳》中的基本思想及其與諸家的關涉」

第五節中文字差異較多的，見於第二段（「首先我們應注意到他大量徵引了《荀子》的材料」段）：

手稿一	手稿二	專書
<p>首先我們應注意到他大量徵引了《荀子》的材料，</p> <p>即可了解他受荀子影響之深。荀子的第一篇是〈勸學〉，而學的骨幹是禮。所以在《詩傳》中也特別強調了學與禮。但這是與時代要求密切關連在一起的。</p>	<p>首先我們應注意到他大量徵引了《荀子》的材料，</p> <p>【甚至其著書體裁，亦由《荀子》發展而來，】</p> <p>即可了解他受荀子影響之深。荀子的第一篇是〈勸學〉，而學的骨幹是禮。所以在《詩傳》中也特別強調了學與禮。但這是與時代要求密切關連在一起的。</p>	<p>首先我們應注意到他大量徵引了《荀子》的材料，</p> <p>【甚至其著書體裁，亦由《荀子》發展而來，】</p> <p>即可了解他受荀子影響之深。荀子的第一篇是〈勸學〉，而學的骨幹是禮。所以在《詩傳》中也特別強調了學與禮。但這是與時代要求密切關連在一起的。</p>

上列符號中「甚至其著書體裁，亦由《荀子》發展而來」十五字，未見於手稿一，亦即手稿二增補而來的，專書沿用。

是在「想通過這部《詩傳》來把握韓嬰的思想」的前題之下，談論到「大量徵引了《荀子》的材料」時，手稿二才加入「著書體裁」上，也是「由《荀子》發展而來」的觀點。

5.見於第六節「《韓詩傳》中特出的問題」

第六節又分為四個單元，文字差異較大者，出現在第三單元「養親及君親間的矛盾」及第四單元「婦女地位的被重視」中。第三單元見於第三段（「現在所要追問的是」段），引《詩傳》卷一：「田常弑簡公，乃盟於國人曰」段內文後：

手稿一	手稿二	專書
<p>奇怪的是，士由生活的窮困所引起的這些嚴重問題，卻沒有引起迴向生產方面的反省，沒有引起由知識分子去從事生產，因而引起</p> <p>【生產技術〔組織的〕進步的反省】，</p>	<p>奇怪的是，士由生活的窮困所引起的這些嚴重問題，卻沒有引起迴向生產方面的反省，沒有引起由知識分子去從事生產，因而引起</p> <p>【生產技術〔及組織的〕進步的反省】，</p>	<p>奇怪的是，士由生活的窮困所引起的這些嚴重問題，卻沒有引起迴向生產方面的反省，沒有引起由知識分子去從事生產，因而引起</p> <p>【生產技術進步的反省】，</p>

<p>而只在一條政治的獨木橋上，以極少數人的人格去抗拒政治權力的巨輪，【真是所謂】螳臂當車，知識分子的悲劇，歷史的悲劇，大概在【這裡】可以看出它的根源了。</p>	<p>而只在一條政治的獨木橋上，以極少數人的人格去抗拒政治權力的巨輪，【真是】螳臂當車，知識分子的悲劇，歷史的悲劇，大概在【這裡】可以看出它的根源了。</p>	<p>而只在一條政治的獨木橋上，以極少數人的人格去抗拒政治權力的巨輪，【真是】螳臂當車，知識分子的悲劇，歷史的悲劇，大概在【這裏】可以看出它的根源了。</p>
---	---	---

上列三處符號中的文字差異，一是異體字的使用，一是刪減「所謂」二字，使語氣更加嚴峻。文字差異較大的，手稿一原作「生產技術〔組織的〕進步的反省」十二字，手稿二增入一個連接詞「及」字，成為「生產技術〔及組織的〕進步的反省」十三字，專書刪改為「生產技術進步的反省」九字，即刪除了「組織的」三字，是否意味著士人即使投入「生產」的行列，即使能反省到「生產技術」的改良，但還不能注意到「組織」方面的反省？

在第四單元「婦女地位的被重視」中文字差異較大的，則有兩處，一是見第二段（「已經引用到《詩傳》卷一」段），討論到婦女的貞節，有三種意義：

手稿一	手稿二	專書
<p>第三是維護一個家庭的繼續存在。假定一個家庭中的丈夫，三、四十歲死去，剩下的父母已老，子女尚幼，此時若妻子改嫁以去，此家庭很可能因之瓦解消滅。妻子如肯【養老撫幼】，守節不嫁，此家庭便【可延續】</p> <p>下來；而此種婦女意志的堅強，生活的辛苦，【是高出】</p>	<p>第三是維護一個家庭的繼續存在。假定一個家庭中的丈夫，三、四十歲死去，剩下的父母已老，子女尚幼，此時若妻子改嫁以去，此家庭很可能因之瓦解消滅。妻子如肯【養老撫育】，守節不嫁，此家庭便【可因此延續】</p> <p>下來；而此種婦女意志的堅強，生活的辛苦，【確是高出】</p>	<p>第三是維護一個家庭的繼續存在。假定一個家庭中的丈夫，三、四十歲死去，剩下的父母已老，子女尚幼，此時若妻子改嫁以去，此家庭很可能因之瓦解消滅。妻子如肯【養老撫育】，守節不嫁，此家庭便【可延續】</p> <p>下來；而此種婦女意志的堅強，生活的辛苦，【確是高出】</p>

<p>常人一等。因此，儒家對貞婦節婦加以鼓勵，【漢代自宣帝起】，</p> <p>在其社會政策中，特加入對貞女節婦的恩典，自有其重大意義，【不應僅因〔其流弊的〕虛偽殘酷〔的〕特例】</p> <p>而完全向黑暗面去加以解釋。</p>	<p>常人一等。因此，儒家對貞婦節婦加以鼓勵，【漢代自宣帝起】，</p> <p>在其社會政策中，特加入對貞女節婦的恩典，自有其重大意義，【不應僅因〔其流弊於〕虛偽殘酷〔的少數〕特例】</p> <p>而完全向黑暗面去加以解釋。</p>	<p>常人一等。因此，儒家對貞婦節婦加以鼓勵，【而漢代自文帝即位，賜女子百戶牛酒起，至宣帝】，</p> <p>在其社會政策中，特加入對貞女節婦的恩典，自有其重大意義，【不應僅因〔後世流於〕虛偽殘酷〔少數〕特例】</p> <p>而完全向黑暗面去加以解釋。</p>
--	--	--

上列五處符號中的文字差異，第一、第二及第三等三處的一、兩字的差異姑不討論。第四處，兩件手稿都原作「漢代自宣帝起」六字，專書則增改成「而漢代自文帝即位，賜女子百戶牛酒起，至宣帝」十九字，即從手稿顯現的漢代「儒家對貞婦節婦加以鼓勵」是從「自宣帝起」，增入「自文帝即位」的作為起，將儒家對「貞婦節婦」的鼓勵，往前推進了幾代。

第五處的手稿一原作「不應僅因〔其流弊的〕虛偽殘酷〔的〕特例」十五字，手稿二修改為「不應僅因〔其流弊於〕虛偽殘酷〔的少數〕特例」十七字，專書再修改成「不應僅因後世〔流於〕虛偽殘酷〔少數〕特例」十六字，看似一、兩字的差別，尤其是增入「少數」二字，特別點出這個「特例」是少數的，因此才能成為特例。

二是見於第三段（「卷一「魯公甫文伯死」段），就《後漢書》增列〈列女傳〉來討論，並提出范蔚宗的這種觀念或作法「實啓自《詩經》」：

手稿一	手稿二	專書
<p>范蔚宗的《後漢書》，則增列〈列女傳〉，使婦女在歷史中【取得】一確定的地位。【此在今</p>	<p>范蔚宗的《後漢書》，則增列〈列女傳〉，使婦女在歷史中【占得】一確定的地位。【這以現</p>	<p>范蔚宗的《後漢書》，則增列〈列女傳〉，使婦女在歷史中【取得】一確定的地位。【此在今</p>

<p>日看來，似有所不足】。</p> <p>但若嵌入在世界史中，作比較性的了解，則不能不驚嘆【范氏卓越】的社會眼光，歷史眼光。而其端實啓自《詩經》中的若干詩人。</p>	<p>代的立場來看，對婦女地位的重視，尚有所不足】。</p> <p>但若嵌入在世界史中，作比較性的了解，則不能不驚嘆【其卓越】的社會眼光，歷史眼光。而其端實啓自《詩經》中的若干詩人。</p>	<p>日看來，似有所不足】。</p> <p>但若嵌入在世界史中，作比較性的了解，則不能不驚嘆【范氏卓越】的社會眼光，歷史眼光。而其端實啓自《詩經》中的若干詩人。</p>
--	---	--

上列三處符號中的文字，第一處的一字之異，第三處的「范氏」二字與使用代稱詞的「其」字不論，第二處手稿一的「此在今日看來，似有所不足」十一字，手稿二增改爲「這以現代的立場來看，對婦女地位的重視，尚有所不足」二十二字，而專書又恢復手稿一的用詞，手稿二是有意強調「對婦女地位的重視」觀點，將「今日」一詞改成「現代的立場」，也有強調時代的觀點。

（二）手稿二先沿用手稿一的內文，再塗改成與專書內文相同現象

手稿二是由他人代爲謄抄的稿件，或即根據手稿一抄錄，因此照錄手稿一是必然的。從現存的兩件手稿修改跡象來看，這兩件又經徐教授修改，而出現塗改原有和手稿一相同的文字，却和專書的文字相同。

經由對照之後，全篇共標示出 305 處的差異，手稿二在這些塗改，而文字尚可辨識的地方，有 68 處，也顯示手稿二修改後的文字，雖然大部份都被專書沿用，但收錄專書之前，仍是再度修改，也可看出徐教授不憚修改的治學態度。

這種塗改的文字，以一、兩字爲多，如第一節「中國思想表達的另一方式」的第三段（「董仲舒《春秋繁露·俞序》第十七」段），談論「哲學家的語言」與「史學家的語言」的不同，提出：

歷史家的【語言】，則是憑具體的歷史故事，以說向具體的人。此時讀者不是直接聽取作者的理論，而是具體的人與具體的人直接接觸，讀者可憑直感而不須憑思考之力，即可加以領受。並且，此時的領受，是由「【歷史人】」的言行，直接與「【現存人】」的言行，兩

相照應，對【讀者可當下發生直接作用】。

在上列四個符號的文字，第一個符號中的文字，手稿一原是「具體語言」四字，手稿二先照錄「具體語言」四字，再塗改爲「語言」二字，刪省「具體」二字，專書沿用。

第二個符號中的文字，手稿一原是「歷史之人」四字，手稿二原作「歷史之人」四字，再塗改爲「歷史人」三字，刪省「之」字，專書沿用。

第三個符號中的文字，手稿一原作「現存之人」四字，手稿二原作「現存之人」四字，再塗改爲「現存人」三字，刪省「之」字，專書沿用。

第四個符號中的文字，手稿一原是「讀者的言行〔當下發生〕直接作用」十三字，手稿二修改成「讀者的言行〔可當下把發生〕直接作用」十五字，再塗改爲「讀者可當下發生作用」九字，即刪減「的言行」及「直接」等字，而專書沿用。這是塗改文字較多的例子。

塗改文字較多者，亦見於同節（第一節）的第四段（「孔子以作《春秋》的方式」段），引用《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文字之後，說明孔子修《春秋》，及孟子、荀子等人在史學的意義及對後世的影響時，說：

尤其是疑成於荀卿弟子之手的〈大略〉、〈宥坐〉等六篇，【更爲《韓詩外傳》所承繼】。

符號中的文字，手稿一原作「爲《韓詩外傳》所承繼，這在後面還要說到」十六字；手稿二原亦抄錄這「爲《韓詩外傳》所承繼，這在後面還要說到」十六字，再塗改爲「更爲《韓詩外傳》所承繼」九字，即「這在後面還要說到」八字，增入「更」字，用來強調《韓詩外傳》與《荀子》的關係。

上述手稿二修改的現象，配合徐教授親寫再修改的手稿一跡象，對於想要瞭解他治學態度上，應有很大的助益。

三、劉殿爵教授提供的意見

徐教授在第二件手稿首頁題：「先奉上此稿，望在稿上批註尊見，望

勿稍存顧慮。」而劉殿爵教授也在這段文字後面寫上：「送囑將意見注上以供參考，並改正若干錯字。弟殿爵一、二」。

根據何志華〈研忠精微學術典範—劉殿爵教授生平概述〉³記載，劉教授在一九七八年，結束倫敦亞非學院二十八年的教學生涯，受聘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講座教授，一直到於一九八九年榮退。藉由東海圖書館「館藏查詢」，得知劉教授曾主編《新序逐字索引》、《說苑逐字索引》、《韓詩外傳逐字索引》等索引，徐教授會將〈韓詩外傳的研究〉手稿交請劉教授校訂，提供意見，那是可想而知的。

細數〈韓詩外傳的研究〉一篇，對照兩件手稿和專書間的異同之後，劉教授所提供的意見有十處之多，其中有訂正手稿二的訛字，如：

第二節「韓嬰及詩教與詩傳的問題」的第四段（「問題是在《漢志》的《韓詩內傳》四卷」），手稿二在論及「《班志》《內傳》四卷，《外傳》【六傳】，其合數恰與今本十卷相合」，「傳」字旁有打「×」的符號，天頭標示「卷」字，這是劉教授在提供意見時，同時進行文字的訂正。

第三節「由《韓詩傳》考查各家詩說的根源」的第一段（「皮錫瑞《經學通論》二『論《詩》有正義有旁義，即古義亦未可盡信』條」條），引《列女傳》的「子夏讀詩已畢」條的內文，在子夏對曰：

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人洋洋，可以【療飢】。

引文的天頭，劉教授提出 15 字的意見：

「療」從刊本作「樂」正承上面「樂之」似可從。

這是劉教授根據不同板本所提供的建議。類似的作法，在同段下文提出：「由此一故事及下面所錄之故事，也未嘗不可謂《韓詩》係出於子夏」，在引用「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爲國風始也？」文字中，對於：

雖【（如）】神龍變化，斐斐文章，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群生之所懸命也。河洛出書圖，麟鳳翔乎郊。不由〈關雎〉之至【（道）】。

³ 見《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二十卷第二期「學界消息」（2010年6月），頁223-227。

對「如」字，「道」字，提出：「從刊本正作『如』」，「從刊本正作『道』」，也同樣是從板本的不同所提出的訂正建議。

此外，意見提供文字較多的，如：第一節「中國思想表達的另一方式」的第三段（「董仲舒《春秋繁露·俞序》第十七」段），引用卡西拉《人論》第十章〈歷史〉的：「沒有歷史，我們便看不出在此有機體的進化中的根本地連結。……爲了作成人地世界所不可缺少的工具。」該頁天頭欄外，劉教授寫著：

譯文中屢用「人間」一辭，但「人間」似乎只在日文中含有「人」的意義，爲了不懂日文的讀者，似乎可以改作「人」？

同段中對於「《韓詩》內外傳」引用《荀子》者，經由徐教授的統計，得出「前四卷共引《荀子》者三十一；後六卷共引《荀子》者二十三」的數目，提出：

或者可由此推證他在先寫前四卷時，受《荀子》的影響較大；而補寫後六卷時，因學問的增益，受《荀子》的影響較小。【綜合的看，楊氏謂內傳在隋以前合併於外傳之中的說法，是可以成立的。】

此段的天頭，劉教授寫上三十四字的意見：

外傳包含內傳之說，未可認為定論，則文中『韓詩傳』似仍以還原作『韓詩外傳』較為穩當。

提出將「韓詩傳」還原爲「韓詩外傳」的建議。

第五節「《韓詩傳》中的基本思想及其與諸家的關涉」的第十段（「政治是諸子百家討論的主題」段），提出「《詩傳》中都有所發揮，這裏只錄下面幾段話，作他的政治思想的代表」，引錄卷三的「大平之時」條的文字：

故生不乏用，【死不轉壑】，夫是之謂樂。詩曰，於鑠王師，遵養詩晦。」（卷三）

對於「死不轉壑」及「詩晦」兩處，提出：

「壑」從刊本作「尸」，《漢書》主術亦有「死不轉尸」，蓋西漢人習用語歟。

從板本差異並引《漢書》為證，提出其看法。

在第六節「《韓詩傳》中特出的問題」第一單元「士的問題的【突出】」的第六段（「到了戰國中期」），對於戰國時期「士的大量出現及各學團的成立」，「對政治社會結構的變化，也發生了很大的功用」的論述中，提出：

但站在社會的立場，士本身所含的問題，當更為嚴重。這在《孟子》一書中有清楚的反映。「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使彭更覺得「泰」的，正是孟子所領導的士的一個集團。孟子中兩稱「【士庶人】」

對於「士庶人」三字，劉教授認為：

孟子雖說「士庶人」，但「士」與「君子」幾乎成了同義詞，彭更章說「士無事而食」孟子答他時却說「君子之為造也。其意亦將以求食歟」。可見在孟子心目中，「士」與「君子」是同一件事。

由上所列劉教授與徐教授兩位學者間的討論，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純以個人在學術上的認知與觀點來提供建議，可讓後生晚輩們學習。

四、小結

進行〈韓詩外傳的研究〉手稿整理，從手稿二的塗抹、刪改現象，可以說是很慶幸此篇被塗處的文字尚可辨識，部份需參酌手稿一以及專書的文字，還可藉以得知被塗黑的文字，是「天不滅斯文」，讓整理者有幸可以見識到作者撰寫的歷程，這或許是早年中文打字機尚未被學者利用的緣故，甚至是電腦的中文輸入尚未問世或普遍使用的緣故吧！現今撰寫文章或進行學術研究時，手工撰寫在紙質文物，再鍵入電腦，或用中文打字機打出文章的人，也許已經罕見。對於學者們辛勤耕耘研究撰寫的稿件，我們能不加以珍藏，整理問世，讓有意研究者得窺其治學態度和方法嗎？「天佑斯文」，文化命脈得以綿綿延續。

NO. 20X20-400

轉詩外傳的研究

一、思想表達的另一方式

由光泰以及西漢，思想家表達自己的思想，概言之有兩種方式：一種方式，所以說屬於論語、老子的系統，把自己的思想，主要用自己的語言表達出來。另一種方式，或者可以說是屬於春秋的系統，把自己的思想，主要用古人的言行表達出來。通過古人的言行，作自己思想得以成立的根據。這是諸子百家用行

表達的一種特殊方式。

孔子作春秋的意義，在於有這一個在，可以說至極子而大明。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孔子行獲麟於二十四年。歷史之中，公褚禮廢樂壞後的周天子的實跡，想以此來建立人類行爲的大標準，所以說「春秋，天子之事也」。這就是孔子把自己人類歷史命運的大綱維未說的。雖是下「孟子曰：

原稿紙

第 頁

NO. 20X25=500

轉詩外傳的研究

一、思想表達的另一方式

由光泰以及西漢，思想家表達自己的思想，概言之，有兩種方式。一種方式，或者可以說是屬於論語、老子的系統，把自己的思想，主要用自己的語言表達出來。另一種方式，或者可以說是屬於春秋的系統，把自己的思想，主要用古人的言行表達出來。通過古人的言行，作自己思想得以成立的根據。這是諸子百家用行

表達的一種特殊方式。

孔子作春秋的意義，在於有這一個在，可以說至極子而大明。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孔子行獲麟於二十四年。歷史之中，公褚禮廢樂壞後的周天子的實跡，想以此來建立人類行爲的大標準，所以說「春秋，天子之事也」。這就是孔子把自己人類歷史命運的大綱維未說的。雖是下「孟子曰：

原稿紙

第 頁